

JUSHI NIANDAI SANWENXUAN

九十年代 散文选 '92



I26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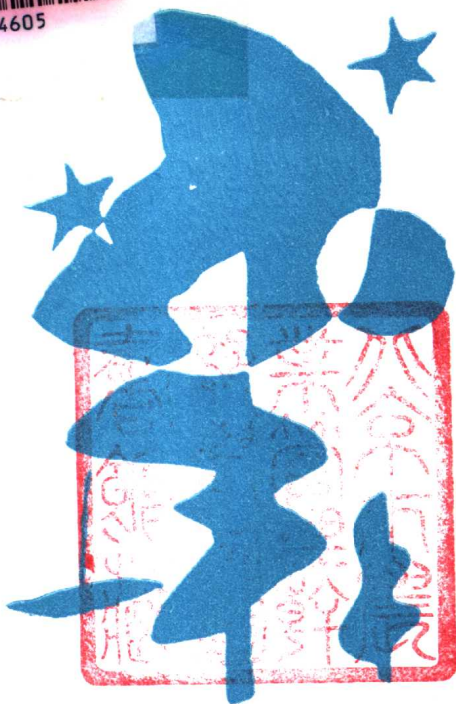
九十年代散文选

1992

本社编选



农干院 B0034605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黄阿忠

九十年代散文选·1992

本社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75 插页 6 字数 126,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5321-1123-7/I·842 定价：7.40元

编 选 说 明

我们的散文年选已进入第二个十年。

本选集是九十年代散文选的第三册，作品均选自一九九二年的全国各报刊。所选作品依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

散文门类多样，题材丰富，风格各异；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真、善、美的统一，是我们编选方针的一贯着眼点，以将您带进一个五彩缤纷、芳香浓郁的散文园地，并显示我国散文创作传统的光辉灿烂、源远流长和九十年代的拓进。

欢迎读者每年为我们推荐优秀篇目。

• 目 录 •

1 歌者·····	王开林
7 今夜又说“再见”·····	周小娅
11 乡愁·····	蒋子丹
21 槐花几时开·····	李一安
30 初恋·····	臧小平
38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
43 画意绵绵·····	柯 灵
53 喜爱原野·····	林 染
57 只有扇子崖·····	苏 叶
62 乌克兰人·····	赵丽宏
73 忆奉节·····	唐 敏
85 栈——冬的断片·····	刘烨园
93 看社戏·····	王英琦
104 背影·····	朱 鸿
110 荒诞二题·····	斯 好

120	《游牧长城》后记	周 涛
127	景山光阴	庞俭克
133	我与董小宛	小 宛
141	佛	王中朝
146	雾村	孙见喜
149	蛇苑拾趣	宗廷沼
154	关于女人	贾平凹
162	天道立秋	张承志
168	星期三的晚餐	宗 璞
175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铁 凝
181	那个小岛不设防	傅宁军
188	有话对你说	韩小蕙
199	过不去的夏天	张 洁
202	大漠之夜	张守仁
210	爱物	周佩红
219	画与梦与人	徐小斌
231	蔓丝藕实	雷 达
248	醉酒	范培松
254	漫话“八娼九儒十丐”	沙 白
264	假山	周 矢

歌 者

——快乐与忧伤是歌者的两翼

王开林

新 月

在仰望者的怀中，今夜的月光只是一杯薄酒，够不上酩酊的滋味，而它的清芬直达于我内心深处，久久不散。初时，我在别人的歌声中寻找自己欣悦的感觉，他们唱着来，唱着去，而我默默地倾听，直到那些人的声音静寂了，歌声完全消逝，我才在无意仰望的瞬间得到这一痕新月。我比年轻的母亲看见自己初生的婴孩更感到惊奇，再温柔不过，再恬静不过，这嗷嗷待哺的新月，仿佛一首小令，只让我浅唱低吟。它必定已

啼过一遍，笑过一遍，在天籁的花丛中，如一只优雅的蝴蝶，它的歌声不像蜜蜂那样嗡鸣，却是“侧耳不复闻，倾心犹可得”。

我忽觉这雾起的歌声弥漫在夜的垓心，没有什么可以遮断它。一片银光熠熠的钥匙开启栅门的那一刻，歌声已经轻到不能再轻，如婴孩的嘘息一般抚着我的脸。

橄 榄 树

再听一听《橄榄树》，让所有的嚣嚣之声沉寂下来。曾经追逐梦想，也曾经流浪，都是由这歌声指引着，由天空中飞翔的鸟儿指引着。

株守一处，老死于窟穴之中的人永不能体味这歌中醇烈的情感。一个人在大地上行走，如果他始终不肯停憩，不肯栖息，怀着朝圣者的向往，一直走进月光中去，走进太阳中去，在那灿烂无比的宫殿熄灭自己生命的灯盏，他绝不会再有遗憾。

世间便是这样，寻欢作乐者往往自陷于猪栏，苦行砺志者却得到了幸福；追求现世荣华的到头来空抱烟云，向往梦中理想的却独拥春菲。

谁可以劝阻流浪者停下脚步呢？他们的乐土不在城镇，不在乡村，而在梦的国度。这难道不是虚幻的理想吗？但在流浪者的眼中，幻想是另一种真实，一种超然的真实，世间原没有多少人能感到它的磁力。流浪者永在大地上行走，但他们不是在梦游，你无法唤醒他们，因为他们真正地醒着，且在歌唱着生命，也被生命歌唱着。

秋日的正午

秋日的正午，我在北窗前听一个农人唱歌，再也记不清歌词的意思，只记得他在山坡上锄一块地，光着黝黑的脊背，挥汗如雨。炽热的阳光早把牲畜撵到了树荫下，撵进了池塘中，却无法将这农人赶回家去。

不约而至的云恰在这时汇聚于天顶，遮实了那团炙烤万物的火球，大幅大幅的阴影便迅疾地扯开，如水银泻地一般掩翳了田野，直到远山熠亮的裸岩也暗淡下来。他扔下锄头，拎起一罐水，咕嘟咕嘟，仰颈一阵猛灌，我很吃惊，似这般酣畅淋漓的狠劲，一条河也可以被他饮干。

他拄着锄，俯瞰高坡下郁郁葱葱的田垄，那

神气不逊于经营天下的君王。这是秋日最慵倦的时刻，他曝晒于野地之中而不以为苦。蝉噪得更加走调更加离谱了，他仍复挥锄不辍。一畦畦锄过的地在他身后摊开着，比一卷书更整饬，更好看。

顶着烈日锄地，而且唱歌，他是真心里流露出快乐，这些快乐的种子若能保存下来，别处是否也有一块土壤可以让它发芽呢？

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渐渐明白，有一块地，做个农民也是好的，在烈日下挥锄，也很快乐。

昨夜楼头

流行歌曲一如既往地捕捉着那些到处奔忙的耳朵。可曾也有几粒籽实饱满的种子落在人们的心头，而生根发芽？

昨夜楼头，就曾听人反复地唱着一首歌，如茫然的自诘，莫知它的来由。

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
情到深处人孤独。

世间最容易凋落的果子莫过于情爱，而人类不遗余力地采摘它们，并且力图把这些果子保存在婚姻的器皿中，多么容易倾覆，容易破碎的器皿啊，真该为它担心，为它捏一把汗。

真的情爱遁迹于深心，这心，就是生命的孤岛。它不愿意让外界的声响和光亮透入进去，因此，即便是相爱至深的情侣，也能感到孤独这头怪兽的威胁。

我们会在另一首歌里反复发问：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真不知道，那些失落了今世的梦想和情爱的人，如何度过他们的余生。真不知道，为何一次又一次的选择都是错误，人们相爱，却要互相苛求；人们怕被改变，却早已面目全非。

窒 与 溺

贝多芬失去听力后，是多么狂怒，他撕碎了手稿，扯断了琴弦，他像受伤的猛兽一样吼叫。

失去听力，这对他无疑是一个极为残酷的惩罚，因为这位音乐巨神不能离开那个全由和谐的乐音构成的宇宙而幽闭于寂静的枯井。

我的一个同学有口吃的毛病，他因而变得十分腼腆和内向，他还有一个妹妹，却是一个天生的哑巴。虽然他说话期期艾艾，屡屡被人取笑，但在妹妹的眼里，他却是完美无缺的。语言还可以借助手势来表达，歌声却永远哑寂在喉咙里了，对于一个女孩，这是最无情的剥夺。

一个人若不能卸尽心头的石块，积郁不化的思想和情感必然会使他难于承受。歌声便是宣泄，语言便是倾吐，唯聋者如囚在窒闷的牢狱，唯哑者如溺在渊深的水中，任何挣扎都是那样绝望和无助。

是否有一种更好的解脱呢？明朝有一位法名净一的禅师，他既聋且哑，却是慧悟过人，残障并没能妨碍他成为得道高僧。禅，原只须参，无须说，因此，既聋且哑也无妨。

但对于一个常人，失去了倾听和歌唱，仿佛生活在世界的绝缘地带，终究是莫大的悲哀。

（选自《散文》1992年1月号）

今夜又说“再见”

周小娅

车要开了，你起身离去，我抓住你留在我耳边的那声“再见”。但心却是一片迷惘，像掏空了的口袋。我将你的“再见”装进掏空了的口袋。车窗钻进深秋的风是个讨厌的小偷，一丝一丝偷走你的气息。

与你相识在一次笔会，当别人说我的那些女性文章别致有情韵时，你却淡淡的不说什么，只是用眼睛看了我一次。我发现你的不同，你的自尊，你的含而不露。人的与众不同是多么重要噢。

傍晚去散步，踽踽独行。原本只是欣赏郊外初秋的黄昏，不意遇到了你。你说那边有小桥流水。果然，一条小河沟淅淅沥沥地流，流水

中几簇青石，一人挑一块坐下。月亮和星星，一明一暗；青蛙和蝈蝈，一远一近。身边的狗尾巴草伸手可及，扯一截含口中嚼满口清香。“你一定喜欢这种情调吧。”你说。太喜欢了。

我不喜欢喧嚣，比如说酒楼的挥霍，舞厅的旋转，卡拉OK的嘈杂，咖啡屋的做作，我就喜欢这风清月白，闲闲相对的或是朋友或是爱人。说到爱人，我就为好多做了丈夫的男人惋惜，那般情调只是婚前的装潢么？我至今还记得十年前曾与婚前的丈夫嬉闹过的那一缕山泉，朝他洒一掬清亮亮的水花，他憨笑着竟不还手。当时留下一张黑白照片，瞧着两人的土佬样，便将照片题名“二牛和翠花”。

照片已收藏到记忆的相册。如今的丈夫早已不冒火星。浪漫已随他脑门上的头发一根一根褪去。男人不会搞爱情投资，傻。很多男人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尤其不知道文化层次稍高些的女人需要什么。某种情调和氛围，其实并不要花什么钱。我宁愿不要丈夫做“家庭妇男”，他可以陪我去坐草地，来一则让我在草地上打滚的幽默；可以陪我去沙滩找那种虎皮纹的鹅卵石，然后画上我的脸谱；他也可以……

“喂，你在想什么？”你问。

“我在想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我说。

就从月亮的阴晴圆缺谈起，你还唱了那首“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你唱歌，真的很好听。不知不觉，夜深了。“好快。”几乎是同时说。在那片石头上坐了五个小时，还好，你没到我的石头上来，我也没到你的石头上去。“这就是距离美。”几乎又是同时说。为这份默契我们大笑。相携而归。真不争气，我手心出了点汗。

后来又去坐了几晚，各自的石头因此光亮了许多。

分别那天，思绪像一锅粥。以后你写来一封信，叙述了一篇外国小说中的故事：某女子因飞机晚点，在机场邂逅一位男子，两人一见钟情。后来班机到了，他们又各自搭乘方向不同的航班。生活，有时像一条小溪突然遇到一块巨石，匆匆忙忙打了几个漩涡之后，又那么平静地沿着原来的方向流淌。这也是一种美，节奏美。

我很崇拜这种“节奏美”。很久以后，我去A城看你；很久以后，你又来到B城看我。我有一句话隐藏在心底深处；可每次都是一声“再见”

划破星辰，划破星辰。

我渐渐明白了这种现象，它比爱情浅，比友谊深。这是人世间一种多么美丽的情愫呵。

（选自1992年1月1日《文汇报》）



乡 愁

蒋子丹

从前我不相信世界上真有一种东西叫乡愁，而相信那不过是文人骚客的杜撰。我一直坚持说我没有故乡。可是，终于有一天，我坐在海南岛某处楼房的窗前，看着外边临风飘逸的椰子树和海岛上空特有的纯净洁白瞬息万变的云彩，突然就怀念起湘江边上那片曾经让我厌倦的土地来，并且突然就懂得了故乡这两个字的含义。犹如无意之中打开了一扇门扉，思绪陡然间变得幽远绵长，掠过无垠的晴空向北延伸而去。

故乡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九岁那年。夏天我随父母离开北京搬迁到湖南长沙。父亲操着乡音宣布，你们终于回到故乡来了。